

战友的卷烟

家里的老照片是父亲的宝贝，每当他整理旧物的时候，总会一遍又一遍地给我们讲述那些刻在脑子里的事，商河战役是父亲说得最多的故事。我从记事以来，父亲在中秋前后，都会拿着烟四处分给村里的人。等到后来，我才发现父亲是借此来怀念和他一起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兄弟们。

讲述者 张立春 整理者 李云云

侦察敌情反被困劝说伪军一起革命

我的父亲张洪礼出生在1927年，是商河县沙河乡棘城村人。在父亲14岁的时候，他就参加了革命。当时在我家周围有日军聚集点，父亲一边打零工，一边搜集情报。听父亲讲，在1941年前后，有日军押送物资经过316省道。父亲将情报告诉了组织，在敌军刚进入商河后，展开了一场伏击战。打死了5个日军，缴获了2匹战马（其中一匹杨国夫司令来商河时还骑过）。

之后，父亲的身份也随之暴露，组织将父亲转移到乐陵（现滨州乐陵市）做通讯员。杨国夫司令带领部队来解放商河时，父亲还做过他的“跟班”。在解放商河之前，父亲奉命和另外一个侦察兵进城侦察敌情。他和另外一个战士乔装成进城卖谷子的农民，一呆就是两天。

准备出城时，发现已被封锁，由于战事吃紧，商河城只许进不许出。情报送不出去，他们焦急万分。后来想起当时的心情，父亲说：“我当时急得直跺脚，想方设法想出去。”到了晚上，正在一筹莫展之时，父亲突然想起一个人，当时的伪军队长，正好是邻村人。

于是，二人直奔伪军队长家。父亲安排同行的侦察员在门口放哨，手提两包点心径直进了屋。队长知道多年来我父亲一直跟随共产党，见我父亲到来，万分吃惊：“这个时候，你咋还敢进来？”父亲答道：“解放军十万大军就在城外，马上就要攻城了，商河城很快就要被攻破，家里记挂着你，让我来带你出去。”队长将信将疑：“是真的吗？我凭啥信你？”

父亲说：“凭我们是老乡，凭老辈子里的交情，我还能害你吗？”当时伪军队长怕共产党会追究他的责任，迟迟没有下决心。父亲劝他说，“只要你现在选对立场，跟着共产党，以前的那些事，都可以既往不咎，我给你担保。”

就这样，在伪军队长的“护送”下，三人当晚就出了城，直奔攻城部队。到了指挥部，我父亲和同行的侦察员对两天来的侦察情况作了详细说明，伪军队长也对城内情况作了大量补充。正在这时，外面传来消息，说城墙上用绳子放下200多伪军来投降。这些人正是“队长”的手下。之后，他们中大部分参加了解放军，其余的领了路费回了老家。



图中标注的是本文口述者张立春的父亲张洪礼。

父亲参加突击队战友卷烟为他们送行

总指挥杨国夫在得到父亲带回来的消息后，决定于次日清晨拂晓炮轰东门，打开突破口让大部队冲进城里。为了减少伤亡，他决定即刻组建一支突击队，并于当天夜里，越过城墙悄悄潜入城内，监视十字街到东城门一带的敌人火力点，里应外合，消灭敌人的火力点。在这紧要关头，我父亲主动请缨，担任突击队长，带领60余名突击队员准备凌晨3点出发。

临行前，父亲和其他60多名战士给自己家里写了一封信，将所有的钱都留下了。每当想起，父亲总是说，“当时的人没啥文化，也不知道该说啥，就希望家里好好的，把能留下的都给家里人留下。”

这支突击队是当时回民支队的回民连队，队员都是20岁左右热衷于革命事业的回族有志青年，他们有宁津大刀队的基

础，也有多次对日军作战的经验（参加过夜战、巷战、近战）。一把大刀，一支盒子枪，四颗手榴弹便是他们每个人的作战装备。

临行前，杨司令特意嘱咐给他们做了牛肉汤，其他战士也都起来了。父亲和回民兄弟将自己的牛肉汤分给汉民兄弟品尝。据父亲讲述，没有一个汉民兄弟喝他们的牛肉汤，都是端起来闻了闻。汉民兄弟将自己兜里卷好的烟或者是烟叶放在突击队战士的手里。突击队的战士们就揣着烟入城了。父亲常说：“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战斗中不一定谁死谁活，说不定这就是最后一面。烟，是当时比较珍贵的了，平时都舍不得抽！”

凌晨5点，随着震天动地的一阵阵炮响，东城门被炸开。攻城部队如潮水般涌入东城门。敌人躲在沙袋围成的战壕内，架起轻重机枪抵抗。正值敌我交锋之

际，突击队员们由侧后攻击，迅速将手榴弹狠狠向敌人砸去，随着震天的巨响，敌人连枪带人被炸出战壕。敌人把迫击炮刚安好架起，还没来得及装炮弹，脑袋就搬了家。60余名突击队员与攻城军民一起转入巷战，发挥了大刀的作用，经过一整天的激战，敌人死伤无数，剩下的也都缴械投降，而和父亲一起战斗过的兄弟，很多都没有回来。

后来父亲陆续参加了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。回家后，每当中秋节前后，父亲总是一个人默默抽烟，还将烟分给村里的人。我一开始不理解，问起父亲，父亲总是说：“那是给你的叔叔伯伯抽的。”

现在，我知道了，这是父亲又想他的战友了，而我也习惯了在中秋前后给别人分烟，用来纪念父亲和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叔叔伯伯。

我想要张父亲的照片

77岁的李金花（原姓王，后跟随母亲改嫁后改姓李）一直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能有张父亲的照片，看看父亲的样子。今年阅兵的时候，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又一位的抗战老兵，李金花心里想：“要是爸爸活着，估计也长这样。”

讲述者 李金花
整理者 李云云

父亲早出晚归 想见一面都难

每当别人问起我的父亲，我都自豪地回答“我的父亲是王培森，他是一名烈士。”但是当别人问起父亲长什么样时，我却很难回答，这是我一生的遗憾。我不记得父亲长什么样子了，因为父亲牺牲时我还小，记忆有限。再加上父亲总是很晚回家，想见他一面。

后来听奶奶说，我出生的时候，父亲已经是地下党了。他老是借着外出当长工的名义，去龙桑寺等地开会。父亲早出晚归，很少在家，我一直和奶奶、妈妈在家。每当我问起奶奶时，奶奶总说：“你爹忙。”

偶尔父亲晚上回家早时，一有空也会陪我玩。我记得父亲和我说过：“孩子，你要好好学习文化，将来咱出去工作，做大事。”



革命烈士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。

父亲只身烧碉堡

敌人悬赏200大洋抓人

关于父亲的很多事情，奶奶和妈妈一直很少对我讲。等到长大后，我才从亲戚口中得

知关于父亲的一些零星信息。亲戚们说得最多就是父亲只身烧碉堡的事情。

我老家是孙集镇刘庵村，在我家附近的郑家园村有一个敌人碉堡。有一天，父亲外出打工回来后，看到碉堡中的敌人较

少，就趁机混入碉堡内部。留守的伪军是邻村人，他们也不知道父亲的身份，就放松了警惕，和父亲聊起来。

父亲趁着聊天的空当，来到碉堡楼上将敌人的十几只枪支悄悄卸掉枪栓。趁着敌人大部队回来之前将枪扛了出来，随后放火烧了碉堡。父亲将枪支藏在了玉米地里，敌人苦寻未果，后来不得不下令悬赏200大洋抓人。

被告密者揭发 中秋节被敌人活埋

后来，听乡亲们讲，当时的200大洋极具诱惑力，能买不少好东西。也难怪，没多久父亲就被告密者出卖了。父亲在从龙桑寺镇开会回来的路上，碰上了告密者。告密者以要父亲介绍入党为由，骗取父亲的信任。借口外出买酒，叫来日军活捉了父亲。

我依稀记得父亲被捉后，家里来了很多人，奶奶和妈妈一个劲地哭。我吓得直哭，奶奶把我

弄到里屋哄着我睡觉。长大后，我才知道父亲被抓后，吃了不少苦。敌人对他严刑拷打，还给他灌辣椒水，但是没从父亲口中得到任何关于组织的信息。

折磨了父亲大约一个月的时间，在1944年的中秋节，父亲被敌人带到冯家东边的空地上活埋。听那些目睹活埋现场的人说，当时父亲被折磨得一只眼睛都凸出来了，身上全都是血印。

当别人往坑里推父亲的时候，父亲正气凛然地说：“不用推我，我自己来，给我一个白毛巾。”随后，父亲将白毛巾盖到自己脸上，躺入坑中，慷慨就义，年仅23岁。现在父亲葬于商河县烈士陵园，我经常去父亲的墓碑处看看，但是我还是想不起父亲的样子。近几年来，我四处打听，没有人见过父亲的照片。在那个年代要想留下一张照片确实难。

我有一个大娘曾说过“你父亲四方脸、大高个、白白净净的，长了一个好小伙。”这也就是我对于父亲唯一的印象了。